

浙江文叢

鮑廷博題跋集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鮑廷博題跋集

〔清〕鮑廷博撰
周生傑 季秋華 輯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鮑廷博題跋集 / (清)鮑廷博撰;周生傑,季秋華輯.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0
(浙江文叢)
ISBN 978-7-80715-962-9

I. ①鮑… II. ①鮑… ②周… ③季… III. ①題跋—
中國—清代—選集 IV. ①I26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38102 號

本書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鮑廷博題跋集

(清)鮑廷博 撰 周生傑 季秋華 輯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陳小林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胡亦瀟

責任印務 賈 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張 19.75

字 數 20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962-9

定 價 10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ISBN 978-7-80715-962-9



9 787807 159629 >

前言

中國自古就有爲書籍或藏書撰寫序跋的傳統，序跋是書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分置在書之首尾，姚鼐《古文辭類纂》稱序跋『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說明序跋對於圖書是不可缺少的。

『序』在《說文》中釋爲『東西牆』，引申當作『前言』、『引言』時也作『叙』或『引』，是說明書籍編著或出版意旨、編次體例和作者情況的文章，也可包括對作家作品的評論和對有關問題的研究闡發。唐代劉知幾《史通·序傳》云：『其《離騷》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由此看來，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屈原的《離騷》。當然，《離騷》畢竟是一篇楚辭，還不能說是真正的序。漢時，《詩序》成書，分爲大、小序，司馬遷撰寫《史記》後附《太史公自序》一篇，班固撰《漢書》，因襲司馬遷之例附《叙傳》於後，許慎《說文解字》和王逸《楚辭章句》皆有序置前，鄭玄爲《詩譜》、高誘爲《呂氏春秋》作後補之序，序的撰寫已經流行開來。受其影響，後世作者有集必有序幾成定例，一些著名文人所作之序，流爲千古美文。書之有序，蔚爲大觀。

再看『跋』。《說文》釋『跋』曰『蹟跋也。從足，友聲』，其本義是在草中行走，越山過嶺，引申爲文章或書籍正文後面短文，說明寫作經過、資料來源等與成書有關的情況。相對於

『序』而言，『跋』也稱爲『題跋』、『後序』或『後記』。關於跋的緣起，唐李綽《尚書故實》說：『《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可見早在南北朝時已有文人撰寫題跋了。不過這則記載所說的題跋是爲繪畫而撰，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跋。入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叙自古跋尾押署》云：『前代御府自晉、宋至周、隋，收聚圖書，皆未行印記，但備列當時鑒識藝人押署。』『開元中，玄宗購求天下圖書，亦命當時鑒識人押署、跋尾。』文中所言之跋當爲正式的書跋。唐以後，文人爲著作撰寫題跋之風愈演愈烈，大凡編集總殿以題跋。而清代學者撰寫題跋更爲普遍，其中，藏書家們爲自己藏書所撰寫的題跋數量巨大，如《漁洋讀書記》收錄王士禛題跋六百四十則，《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和《續錄》收錄黃丕烈題跋八百餘則，《知聖道齋讀書跋》收錄彭元瑞題跋一百三十餘則，《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收錄吳騫題跋三百二十一則，《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收錄瞿鏞題跋三百八十餘則，《木犀軒藏書題記》收錄李盛鐸題跋一百七十三則等。受考據學的影響，這些題跋帶有濃厚的學術氣息，或評論得失，或考證源流，或辨別真僞，或鑒定版本，或聊記掌故，堪稱一篇篇短小的學術論文。

生活在乾隆、嘉慶時期的著名藏書家和刻書家鮑廷博，亦撰寫了大量的藏書和刻書序跋，值得學術界關注。

鮑廷博（一七二八—一八一四），字以文，號淥飲，祖籍安徽歙縣。其家世代經營冶業。祖父鮑貴始遷居杭州，鮑廷博後來又遷居桐鄉青鎮（即今烏鎮）楊樹灣，故亦稱桐鄉人。父親鮑

思詡性耽文史，廣收古籍，築室收藏，取《大戴禮記》『學然後知不足』之義，名其書室爲『知不足齋』。受父親影響，鮑廷博勤學好古，常購秘笈，藏書至萬卷。好友朱文藻描述他孜孜購書的情形說：『三十年來，近自嘉禾、吳興，遠而大江南北，客有以異書來售武林者，必先過君之門，或遠不可致，則郵書求之。浙東西藏書家若趙氏小山堂、盧氏抱經堂、汪氏振綺堂、吳興瓶花齋、孫氏壽松堂、郁氏東嘯軒、吳氏拜經樓、鄭氏二老閣、金氏桐華館，參合有無，互爲借鈔，至先哲後人家藏手澤亦多借錄。一編在手，廢寢忘食，丹鉛無已時，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徵以證之，廣詢以求之，有得則狂喜如獲珍貝。不得，雖積累月不休。』長期的購書、藏書，造就了他專業的古籍校勘知識和能力，其對古籍真偽、版本優劣及收藏鈔刊之經歷知之尤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清廷開四庫全書館，他命兒子鮑士恭盡揀家藏善本七百餘種進呈，名列私家獻書之首，清廷賞賜以《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及《平定回部得勝圖》《平定兩金川戰圖》等。發還原書的時候，高宗御筆題詩于《唐闕史》《武經總要》二書上，以示寵耀。受此激發，鮑廷博立志刊刻家藏孤本、善本，以便流傳，方便世人閱讀，終其一生，耗盡家財，在子孫的續刻下，終成《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收書二百八種，爲清代叢書中的佼佼者。此外，他還襄助趙起皋刊刻青柯亭本《聊齋誌異》，承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和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等，爲清代圖書出版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藏書和刻書的偉大事業中，鮑廷博養成了撰寫序跋題識的良好習慣，這些序跋題識是

研究鮑廷博生平軌跡、學術活動等的第一手資料，其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有助於考辨鮑廷博生平和家世

鮑廷博生前輝煌，名聞朝野，但死後寂寞，生平多不可考，甚至其出生之年亦缺乏明文記載。但是，《知不足齋叢書》二十集《蘆浦筆記》後，鮑廷博所撰題跋中有言：『樂城爲錢塘沈嘉轍。乙巳則雍正三年也，後四年爲予始生之歲云。』據此，可以考知鮑廷博生於清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又如資料並沒有記載鮑廷博母親的卒年，但是通過鮑廷博跋《危太僕集》可以考知：

《危太僕集》二冊，去年客吳郡得之金星輅家，麗煌三兄見而愛之……今年三月，麗煌有聊城之遊，無以爲贐，因舉此書及宋紙舊鈔高注《國策》一部爲贈。二書俱不易得，舟中客邸，宜加意保護……乾隆丙子三月念二日，棘人鮑廷博識。

按，《詩·檜風·素冠》說：『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漢鄭玄箋『棘人』爲『急於哀戚之人』，後人居父母喪時，自稱『棘人』。好友趙懷玉記載鮑廷博父親鮑思詡早在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就已去世，據此則跋語，可知鮑廷博正爲母親居喪。古人爲父母居喪一般以三年爲期，乾隆丙子爲公元一七五六年，以此推算，母親卒年應該在一七五四年至一七五六年之間。乾隆丙子，鮑廷博二十九歲，也即在這個時間，鮑廷博母親已經不在人間。再如史

料對於鮑廷博的孫子情況記載較少，嘉慶十六年（一八一—）鮑廷博爲《辛巳泣蘄錄》撰寫題跋曰：「八月十二日，閱於菜市橋舟次，十四日，舟過謝村，校讎粗畢。與二孫正字舟中看月，至新墅始就睡。十五日午刻抵家記。」又曰：「中秋泊舟汾湖張憶鱸宅岸，取二本重勘一過。是夜月色皎潔，憶鱸招余同長孫正言泛舟黎里觀燈，三鼓乃回，不知二孫在都中見月思鄉否。」據此可知其長孫名鮑正言，另有次孫名鮑正字。

一、記載了藏書的流傳經過

阮元曾經稱頌鮑廷博說：「凡某書美惡所載，意旨所在，見於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刊，真僞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卷，君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鮑廷博對於每本書的來源（購買或鈔錄）、收藏情況等皆瞭若指掌，大量序跋主要圍繞這方面撰寫。如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鮑廷博爲《庶齋老學叢談》所撰題跋之後，又附記了與好友郁禮一同得到《遼史拾遺》的經過：

時小山堂趙氏（信）藏書業已散佚，所餘殘帙尚多異本，君（郁禮）悉力購之。家在城東，去厲徵君鸚樊榭山房不一里，傳錄其秘冊尤多。徵君沒，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稿，要索厚價，久之不售。君以四十金購焉，中間尚缺五十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與予步至青雲街，見拾字僧肩廢紙兩巨簏，檢視之，皆厲氏（鸚）所棄，徵君平日常錄《遼史拾

遺》在焉，亟市以歸。棼如亂絲，一一爲之整理，閉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缺，若有鬼物陰相之者，事亦奇矣。

再如《汴都遺聞》題跋中，記載他於嘉慶十六年（一八一—）購買該書：『閏三月，假居宣城外金香爐胡同黃雲庵觀察府第，同游於廠肆書坊，得此善本也。』此本爲清嘉慶七年（一八〇二）鈔本，世所罕見，今藏上海圖書館。

三、記載了鮑氏開放的藏書態度

在古代，私人藏書家視其書籍爲珍貴的私有財產，多不願外借。宋周輝說：『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明清不少著名藏書家也都對圖書嚴格管理，不准外借，天一閣的牌禁就是一例，而聊城楊氏海源閣更甚。不過，鮑廷博却不抱殘守缺，他秉承『以散爲聚』的藏書理念，將藏書中『散』和『聚』這一對矛盾辯證地統一起來。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鮑廷博跋《庶齋老學叢談》說：『往讀某公所著《清暇錄》，歷數近來藏書家，而自述其儲書之富，曾幾何時，悉已散爲煙雲，渺茲一粟，漂流滄海中，杳不知其所之矣。因慨死生旦暮，聚散無常。予家所藏弄，異時豈能獨保？徒令後人復哀後人耳。間嘗語兒輩，與其私千萬卷於己，或子孫不爲之守，孰若公一二冊於人，與奕禩共永其傳？此區區校刻《叢書》之苦心，竊欲共白於當世，而一爲之勸也。』好友趙懷玉《知不足齋叢

《書序》也曾引述鮑廷博之語道：

物無聚而不散，吾將以散爲聚耳。金玉良璣，世之所重，然地不愛寶，耗則復生。至於書，則作爲之精神性命托焉，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恣恣者，甚偉也。書愈少則傳愈難，設不廣爲之所，古人幾微之緒，不將自我而絕乎？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鑿井。懼其書之不能久聚，莫若及吾身而善者散之也。

上述兩則鮑氏自己的話，清楚地表達了他珍藏圖書的觀點：第一，他認識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精神是無盡的，書籍作爲人的思想精神的載體之一，如果得到妥善的流傳，從某種意義來講，就是延續人的思想；第二，藏書家的子孫設若不守祖上規矩，則藏書易於散爲雲煙，如果那樣的話，還不如公之於人；第三，『散』的過程也是『聚』的過程，這種『散』實際上就是藏書家之間的互通有無，相互交換。時至今日，鮑廷博這種開放的藏書思想仍然很有借鑒意義。

四、保存了前代學者的題跋識語

清人顧修《讀畫齋叢書·序》曰：『鮑君以文感賜書之榮，悉出其所藏善本，不限時代，凡可信今而傳後者，彙付之梓。』『信今而傳後』是《知不足齋叢書》收錄各書的共同特徵。一部完整的圖書，不僅是內容上的完好無缺，其卷首之序、卷尾之跋以及收藏者、閱讀者等人的識

語也應該屬於書籍本身不可割裂的部分，鮑廷博深諳此道，因此在鈔錄和版刻圖籍時，往往求全，他所撰寫的題跋也盡可能保留前代學者的題跋題識，還書以舊觀。如《蘆浦筆記》是一部比較重要的宋人筆記資料，著者劉昌詩，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於淳熙八年（一一八一）至嘉定八年（一二一五）間。該書雖僅十卷，但其內容却較廣泛，上至先秦典籍，下至宋代典章制度，以及作者所聞見之遺聞軼事，都有記載或考證。由於作者知識廣博，態度認真，文中頗多創見，對研究唐宋時期的歷史、掌故、風俗、文化等頗有參考價值，深受學界歡迎。鮑廷博慧眼識珠，在叢書第二十集收錄以明本為底本的《蘆浦筆記》，他還該書以舊觀，在卷首，將明人謝兆申的序保留下來，謝序後亦保留一行字：『康熙甲戌中秋王士禎阮亭借觀。』此即王士禎閱後所留，鮑氏亦不刪除。卷尾有鮑廷博校刻該書之後的跋語三則，鮑氏跋語中間，還將趙信的題識一併錄出：

此樊榭先生善本也。乙巳六月伏後三日銷夏於小山堂，讎校一過，略正其四五，而內長文之訛，尚復不少。古人云：『校書如掃塵。』信然。倩楷書生鈔畢，以原本歸之。樂城意林對考。

趙信的題識既交待了版本來源，也記錄了自己校書過程，其言『長文之訛，尚復不少』，說明該書在長期的傳抄過程中，與原本多所乖離，這也印證了鮑氏的斷語。接下來，鮑廷博的題跋中還保留了著名藏書家吳騫、陳鱣、厲鶚、祝瑩、丁傑、徐鯤等人保存或借觀該書的題識。將

前此諸家序跋完整地保留，今人閱讀《知不足齋叢書》本《蘆浦筆記》，纔得以了知該書的流傳經過和校勘經過，看到一個首尾完整的版本。

五、記載了鮑廷博校勘和輯佚成就

入清之後，考據學大盛，學風由空轉實，凡立一義，必憑證據。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清代藏書家幾乎都注重校勘和輯佚，他們對於古籍的整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鮑廷博爲了將藏書和刻書的品質提高到新的高度，利於流傳，十分注重圖書的校勘和輯佚工作，力求書籍盡善盡美。清末葉德輝《書林清話》說：「但求如黃丕烈《士禮居叢書》、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既精賞鑒，又善校勘，則亦絕無僅有者矣。」

如《鈞礪立談》（一名《鈞礪立譚》）一卷，作者自稱「叟」，不署姓名，但云「山東一無聞人也」。而《十國春秋》以爲南唐史虛白所撰，曹寅不明就裏，於揚州刻此書時逕題爲「史虛白」。鮑廷博在爲《鈞礪立談》所撰寫的題跋中說：

予以自序及他書考之，蓋虛白仲子之筆也。虛白在烈祖時曾爲校書郎，故序稱「先校書」。又龍衮《江南野史》云：「虛白二子，長早卒，次舉進士。孫溫，咸平中擢第。」今序有云：「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知其出於仲氏矣。卷中述虛白事曰「隱士」、曰「山東隱君子」，並諱「先校書」之稱，或者疑之。考虛白初以說干烈祖，度不能用，遂絕意世事，犢車

載酒，山童負瓢，超然塵埃之外，身隱焉文，此固其先志也。

鮑廷博從本書內容校勘，以爲該書著者當爲史虛白之次子，有理有據。這個結論後被四庫館臣所採納。

再看輯佚。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鮑廷博輯佚元顧瑛《玉山逸稿》四卷《附錄》一卷，後刊入顧修《讀畫齋叢書》辛集。鮑廷博在爲《玉山逸稿》撰寫的題跋中講述其輯佚過程說：

今年（乾隆丙辰）三月，予偶從故家得吳中朱存理手抄《玉山璞稿》二卷，爲至正甲午、乙未（一三五四—一三五五）二年之作詩，凡二百十有二首，多世所見者，于其全集蓋什一焉。夫以毛、顧兩家搜討，而此本卒不獲遇，則信乎詩文傳世遲速，固自有時也。因重加繕錄，並取汲古閣本，考其自來，補所未備，節去已載於《璞稿》者二十二篇，編爲四卷，題曰《玉山逸稿》，凡詩文若詞二百十篇，附於《璞稿》之後，藏之家塾，以備采詩如顧氏者取裁焉。

《玉山璞稿》一書，《四庫全書》著錄爲一卷，《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著錄爲二卷，亦至正壬辰（一三五二）、乙未（一三五五）間所收，凡古今體詩二百七十五首、詞一首，鮑氏此後又略有增益，而書名仍稱『璞稿』。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出版《玉山璞稿》，全書分爲『玉山璞稿』和『顧瑛詩文輯存』兩個部分，而後一部分即是在鮑氏輯佚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的。

又如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閏六月，鮑廷博校勘元方回撰《桐江集》時，撰寫題跋稱：『借

維揚秦氏石研齋所藏弘治十四年范文恭手錄本重校，凡改正數百字，補落者數千字，始爲善本。去乾隆庚寅借振綺堂本抄錄時，忽忽三十六年矣。』其中的『改正數百字』是爲校勘，而『補落者數千字』則確爲輯佚了。爲了使《桐江集》完善，鮑氏從第一次傳抄，到再一次校勘輯佚竟然『忽忽三十六年』，其癡心古書之情，可見一斑。

六、保存了部分藏書家的生平資料

鮑廷博發展了題跋的功用，不但將題跋當做一則則學術小品來看待，而且飽含深情地記載了諸多與友人交往的逸事。鮑廷博的藏書好友衆多，主要集中在杭州、嘉興和蘇州等地，如黃丕烈、顧廣圻、盧文弨、趙懷玉、王鳴盛、阮元、錢大昕、吳騫、方薰、金德輿、余集、魏之琇、邵晉涵、朱文藻、郁禮、趙信、杭世駿，等等，在題跋中都可以覓到蹤跡。其中，對於一些史料記載不詳的藏書家，更可以從中考辨出來。如清代杭州藏書家沈敬履其人，生平不見記載，而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鮑廷博將沈敬履輯佚的《湛淵遺稿》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三集，同時爲之撰寫一則題跋，對於沈敬履的生平記述尤詳：

崧町名景梁，字敬履，貧居北郭，性嗜異書，時就人借錄。所居湫隘，不蔽風雨，嘗縛蓋著屐，握管其中，窮日夕不少休。所傳秘冊，堆積几上，至數百冊。每當春炊不繼，佗僚無聊時，輒指以自慰曰：『陶朱、猗頓寧有是乎？』蓋未嘗不以此傲人也。性嗜酒，苦不時

得，黃小松易歸自濟寧，袖資以贈，占詩謝之曰：『酒人歸訪故山棲，怪我葫蘆久不提。笑贈青銅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可想見其風趣矣。于詩，唐喜郊、島，宋則林逋、魏野，元則仇遠及湛淵數家，亦就性之所近也。而於湛淵猶有偏嗜，嘗書其『飽看貴人面，不若饑看天』二語於壁，以爲此吾之所欲云也，因顏其齋曰『看天』。其爲湛淵編輯遺稿，蓋亦以此。予嘗許爲梓行，惜刊成而君已不及見矣，予惟湛淵詩名自在天間，菘町所補益，曾不得其什一，然其嗜好之篤，用心之勤如此，使湛淵地下有知，未必不以後世子許之也。予因附何君春渚所作《菘町小傳》於後，使附驥以行，庶不致有名氏翳如之歎。菘町不娶無子，予無能恤其身後，所藉乎以報故人者，如此而已。悲夫！

沈敬履不像鮑廷博、吳騫、黃丕烈等家境殷實、饒有餘財而從事藏書，他屋無片瓦，無力娶妻，却愛好讀書、藏書，無力購買，則以抄書爲能事，一生所鈔纂幾近萬卷之數，全是異本善本。鮑氏對於沈敬履的抄書和藏書事業十分感佩，親自在刻書題跋中叙其生平，爲後人瞭解這位清代藏書家保存了可貴的資料。

再如鮑廷博的好友郁禮，也是當時杭州一位著名的私人藏書家，有書樓曰東嘯軒，藏書頗具規模，小山堂藏書散出後，殘帙異本多被其收購。郁禮和鮑廷博向爲友善，鮑氏居杭州期間，二人無一日不往來，形影不離，借書、抄書、吟詩、宴樂……情同手足。各類書志對於郁禮的記述甚少，唯有清人徐珂的《清稗類鈔》有較爲詳細的記載。而早在嘉慶十年（一八〇五），

鮑廷博在爲《庶齋老學叢談》撰寫的題跋後附記中，就有非常詳細的關於郁禮生平的記載。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徐珂幾乎是一字不改地鈔自鮑廷博的記載。

鮑廷博爲藏書和刻書所撰寫的題跋識語價值絕不僅僅是上述筆者所總結的幾點，隨著學術研究的逐漸深入，相信對此的認識也會越來越全面。

對鮑廷博這樣的藏書大家的研究，首要的問題是資料的整理。但是，與其他清代藏書家相比，有關鮑廷博資料的整理並不如意。一九一六年，近代著名版本學家孫毓修曾經從事過鮑廷博題跋的輯錄工作，編成《知不足齋書跋》四卷，收文七十九篇，出於《知不足齋叢書》者居其半，餘采自藏書家書錄及見聞所得，彙萃之功，可當不朽。但是，鮑氏終其一生所撰序跋題識絕不止此數，儘量將其全部輯錄在一起實有必要，堪爲學界一功。

筆者曾在二〇〇九年申請安徽省社科規劃項目『鮑廷博藏書與刻書研究』並獲立項，在研究過程中深感有必要從事鮑氏序跋題識的輯錄工作，遂申報全國高校古委會項目『鮑廷博藏書與刻書題跋輯錄』，亦獲立項。兩年多來，筆者全力以赴做這兩個課題，終於在二〇一一年五月將前一個課題結項並出版，而今又經過拜訪專家，查閱資料，搜殘補闕，獲得鮑氏序跋題識二百零一則，爲孫毓修輯錄之三倍。然而由於時代久遠，且鮑氏藏書下落難以一一考知，故遺漏尚多，此爲憾事。

最後，談一下本書的凡例。

一、本書所收知不足齋序跋題識範圍以鮑廷博所撰爲主，兼及其子鮑士恭及孫鮑正言所撰數則，餘不錄。

二、從目錄學的角度來看，鮑廷博撰寫的序跋題識數量最多的爲文集，其次子部，經部最次，僅有五則。根據此種情況，本書分卷以資料來源爲憑，不以傳統的四部分類法論。具體而言，卷一、卷二輯自《知不足齋叢書》，卷三輯自國內各圖書館藏鈔本和刻本，卷四輯自清人書目題跋與今人文集的相關記載。附錄爲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宋元文集書目》，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鈔錄。

三、本書按語一則交代文獻來源，一則對於文中涉及人物生平給予注釋，但僅限於與書籍著述、傳抄、刊刻、流傳相關者。

四、正文中以圓括號注明紀年、地名和人物名號字，以省讀者查閱之勞。所引原文有衍訛者，概以六角方括號括起，訛字隨後於圓括號內補上正字。所引原文注釋，則以小字排版，以示區別。

輯錄者辛卯桂月於相山